

数据标注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以容易出现层层转包的现象,上游的人工智能企业会把任务交给中游的数据标注公司,这些中游的公司会分包给下游的小公司与小作坊,有的小作坊还会进一步分包给个人,比如在校学生或家庭主妇。转包的中间过程产生了大量赚差价的“中间商”。“那些规模很小的厂子或者个人基本赚不到太多钱。”王玲表示。

除了数据标注,内容审核也需要大量人工作为算法的补充。

快手、抖音等平台大规模发布招聘信息,面向全国新增招聘3000名内容审核编辑岗位,将目前的审核团队从2000人扩大至5000人。今日头条在去年也表示,要将运营审核队伍扩大增至10000人。不光是在中国,2018年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也表示,公司将会有20000人致力于网络安全和内容审查的工作。

“茧房”还是“牢房”

伴随着区块链等技术的兴起,科技乌托邦的理念又再度兴起,来自于硅谷和中关村的科技精英们一直在讨论“代码让世界更加美好”的概念。

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新方式。步入算法时代,作为技术的算法重构了一切领域的运行规则和运作模式。

对于内容产业而言,基于算法推荐的内容分发机制,不仅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个性化信息需求,还能大大节省用户获取内容的时间成本,使其能够最为效率地获得需要的信息。

但人们并未在这种美好愿景中沉湎太久,对新技术的警惕致使算法分发不断受到质疑。

在国内众多涉及数据伦理以及AI伦理的议题之中,数据的边界、垄断和法律问题屡屡被人提起,而算法相关的研究则少之又少。而事实上在全球的前沿人工智能的跨学科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在关注算法的作用,讨论代码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并开始担忧算法会不会动摇关于现有人类社会法律的基本框架与概念,尤其是在公共领域中使用的伦理和风险问题。

早在WEB 1.0时代,由信息私人定制所造成的信息偏食就曾引起众多学者和评论家的担忧。他们认为,个

性化信息的盛行将导致民众只关心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从而侵蚀社会的共识基础,危害民主社会发展。

Facebook在2012年就曾经联合多所美国大学,展开过一项有关“信息圈养”的测试。他们筛选了70万不知情的用户,将其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删除了首页信息中的正面情绪的推送,而另一组则删除了负面情绪的内容。一周后他们发现,那些经常接受负面信息的用户开始变得消沉,并且自己也会尝试发布一些消极信息。另外一组用户的情况则相反,他们开始变得越来越乐观向上,他们发布的信息也变得很正能量。

同时,算法也存在歧视。2015年美国芝加哥法院使用的一个犯罪风险评估系统被证明对黑人存在歧视。如果一个黑人犯了罪,他被该系统错误地标记为具有高犯罪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可能会被法官判处更长的刑期。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谷歌的广告系统存在性别歧视。在推送高收入工作招聘信息时,男性比女性收到推送的频率更高。这些案例都显示出人工智能系统和应用在实际过程中对用户存在歧视问题。

人工智能越发达,复杂化程度越高,达到的结果精确性越强,人们反倒很难准确地说明这到底是怎样实现的。这就是所谓的算法黑箱化。

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季卫东认为:“我们当然希望算法是透明的、可以解释的,但实际上却很难解释清楚算法的原理和机制,因果关系无法验证。这就使得问责原则很难落实。在算法黑箱化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系统越复杂出现操作失误的可能性就越大,问责也变得越困难。如果让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者、制造者为算法失误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就会妨碍人工智能的发展。

所以为算法立法,平衡是很重要的。”

“信息茧房”这一概念也正是在此时兴起,用以描

述信息偏食所造成的风险。信息茧房是指人们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

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一些人还可能进一步逃避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成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在系统中,大量存在的推荐算法,已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一片汪洋大海中来“猜你喜欢”,渐渐织就了一个“茧房”,今天顾客点了一份烧烤,未来很久出现在首页推荐中,直接吸引眼球的将一直都是烧烤。同样的情况如果出现在信息阅读和检索当中,推荐算法将把人困在一个狭窄的信息通道里。推荐算法的本身是解决信息过载问题,但“过载”的推荐算法却使得信息不再丰富。

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信息茧房”这个概念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定理,当算法时代来临,它也自然而然地被挪用为算法推荐的内容分发机制之上,并逐渐成为后者的“原罪”。

到底该如何处理人类与算法的关系?这个问题从算法出现就一直存在也将长久存在下去,就如同各种新的技术出现时都伴随着人们的激烈争论。

机器智能的初衷是辅助人类进行决策或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来反向控制人的行为。数字经济时代利用数据创造价值本来应是一种善意的经济行为。但是如果变成了像卓别林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所描述的那样,资本家通过不断调快流水线获取更多利润,那么外卖骑手的电影里面的工人查理从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是新的技术对“流水线”的控制和微调更加智能、精准和个性化了。

过分地夸大新技术的负面效应,确实会阻碍技术进步。但“信息茧房”的出现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敲响了警钟,它提醒我们应避免技术对人类的异化。经过系统过分精准推送的信息构建起来的认知,不仅仅是“茧房”,也是一座“牢房”。

制图 孙立

